滇南千年古城建水

武德忠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经典云南

滇南千年古城建水

武德忠◎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南千年古城——建水 / 武德忠著.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7.4
（经典云南）
ISBN 978-7-5415-9947-7

Ⅰ. ①滇… Ⅱ. ①武… Ⅲ. ①建水县 – 概况
Ⅳ. ①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8490号

出 版 人 胡 平
策 划 人 杨云宝
责任编辑 尚 语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

经典云南 滇南千年古城——建水
武德忠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7年5月第2版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1/32开本 4.625印张 71千字

ISBN 978-7-5415-9947-7
定价：19.00元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僾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目　录

前　言/1

一、建水从一片湖泊走来/7

1. 水的家园/7

2. 水边的城市/10

3. 一个王朝的前哨/16

4. 历史的坐标/21

二、文明在湖畔孕育/25

1. 历史的书签/25

2. 土做的城市/29

3. 建水文化的胞衣之地/31

4. 英雄与信仰/44

三、另一种涛声是文化/51

1. 文化的绿岛/51

2. 涌动的文化波涛/63

3. 豪华的历史客轮——古建筑群/75

4. 古桥、古井、古塔/92

5. 文化的交融与发展/108

四、历史流淌成一条细细的河/116
1. 渐渐冷寂的文化汪洋/116
2. 倒映在泸江河的历史风云/119
3. 一条铁路改变了一段历史/128
4. 让我们荡起双桨/133
参考文献/136

前　言

建水，一座曾建在水边的城市，一座生长在湖泊故地的城市，一座至今仍在吮吸湖泊血脉的城市。沧海桑田，涛声远去，不变的是一座城市与一片水域的情缘。千年时光过去了，建水与水宛如一对恋人，形影不离，即使湖泊早已远去，也心心相印。

1200 多年前的南诏国时期，建水坝还是一片水乡泽国，特别是在夏季雨水满溢时，今天的南庄、临安、西庄就全部连在一起，形成一片宽阔的高原湖泊。彝族、傣族的先民就生活在湖泊南面高高的巴甸大山（今马鞍山）上，这是当时建水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湖泊两岸仅分布着几座小小的村落。在建水坝（这里指南庄、临安、西庄）的四周，东有面甸坝、南有苟街坝、北有曲江坝，几大坝子用驿道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倒睡着的“人”字形交通走廊，建水正处在这条通道的咽喉上。历史上著名的步头路和通海城路就从这里通过，人们经过这片湖泊时都要换乘渡船。两条路的不同在于：

通海城路由河口方向登岸，再由蒙自、鸡街而来；步头路由建水南部的阿土登岸，经坡头、苟街到建水。两条路均始于安南（今越南），逆红河水而上，但这片湖泊是一切商旅的必经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建水自古以来就是云南通往安南，或者中原王朝由安南通往云南的交通枢纽，决定了建水战略地位的独特与重要。

806 年，南诏政权为了向南扩张，在这片高原湖泊的北岸建了一座小城（其具体城址至今仍为未解之谜。其名为城，实为交通要道上的一个码头），以作为南诏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当时南诏的势力仅到湖泊北岸，南岸为本地彝族的祖先统治。因为建在湖泊边上，当地彝族先民就用彝语称它为“惠历”。“惠”意为海子（这是云南人对湖泊的传统称谓），“历”意为大，合在一起就是“大海子”，意指大海子边上的城市。这就是建水最初的城市和最早的名称之一，迄今已有 1200 多年。除惠历的称谓之外，当时建水地区还有“步头”、“巴甸”之称。“步头”就是码头，“巴甸”是当地彝族、傣族先民居住的惠历海南岸巴甸大山的称谓。对于“建水”这一称谓的由来，有人说其实就是“惠历”的汉语翻译。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建水”的“建”是

“高屋建瓴”的“建”，是倾倒水，把水排出去的意思，与建水地区长期遭受水涝灾害有关。至于哪种说法更准确，如今已无法判定，但“建水”这一称谓自元代设“建水州”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时，元代的临安路改为临安府，府治由通海迁至建水，故建水又称“临安”。但那时的临安，范围远比今天的建水大得多。建水地区依旧设置“建水州”管辖，临安府管辖着建水州。而今，临安府远去了，临安却反过来成了建水县管辖的一个镇，这也许是历史在这里小小地幽了一默。

在历史上建水的五个称谓里，其中与水有关的就有“惠历”、“步头”、“建水”三个，也许这是冥冥之中上天对建水这片土地与水有缘的一种暗示与肯定吧。

其实，建水不仅在称谓上与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建水历史上的五次重大转折，也都与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唐代末期，南诏灭亡，大长和国取而代之的历史背景下。大长和国的实际统治者杨干贞与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互为敌手。后来，段思平出走通海，向建水的巴甸大山而来。他以惠历海为天然屏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以其外舅爨判统治的巴甸大山为根据地，不仅避开了杨干贞的追杀，还用七八年的时间，厉兵秣马，最终灭掉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这一事件的意义，使地处极边的蛮荒之地建水，一时成了“一个王朝的前哨”，并在历史上使建水第一次凸显在一个王朝政治视野的前沿。这是建水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毫无疑问，惠历水天然屏障的作用是成就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大理国末期。一场空前的大地震使茫茫惠历海水向东而泄，惠历大地渐渐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这是建水地理上的一次巨大变革，同时也翻开了建水历史崭新的一页，敞开的惠历大地从此逐渐演变成肥沃的鱼米之乡，成为高山之上的彝族、傣族先民由高山移居平坝生活的家园；建水的政治、经济中心也逐渐由巴甸大山转移到惠历大地上来，为元代构筑土城、孕育文明提供了土壤；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移民建水，用砖头构筑坚固的临安卫城奠定了基础。惠历水退去了，却加速了建水的历史进程。这是建水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三次转折就是建水涌现出澎湃的文化汪洋。明清

时期，中原移民大规模地到来，使建水这片“水乡泽国”逐渐向着“文献名邦”迈进，并最终积蓄起澎湃的文化汪洋。这是一种文化之水，是隐秘而又可以鲜明感受到的精神和思想的澎湃。它的澎湃，由具有鲜明抗洪精神的民间传说、名震云南的科考业绩、闻名四方的民居建筑、独具特色的边地文化等涌动的浪花组成，是建水历史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文化的汪洋再一次让建水“涛声激越”，这是建水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历史转折。就是说，惠历海东泄之后，具象的汪洋虽然消失了，但成千上万的中原移民及其子孙后代却用数百年时间，在惠历大地上积聚起激情澎湃的文化汪洋，这是另一种水，另一片海。

第四次转折则是清代末期和近现代的衰落。随着战乱、瘟疫、匪患的此起彼伏，临安府在时代的潮流中日渐衰落以至灰飞烟灭。就如数百年前的大地震让惠历海付诸东流一样，建水澎湃了数百年的文化汪洋又随着临安府的不复存在而沉寂下来。特别是滇越铁路的修建，打通了从开远方向通往越南的通道，使建水延续千百年的交通枢纽地位受到动摇。从此，建水不再是滇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就像惠历海不复存在后，

只有瘦小的泸江河在悄悄地流淌一样，建水所有的涌动都冻结在了沉默之中。

而今，通建高速公路和玉蒙铁路建成通车，宛如两条奔涌的河流，正注入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建水大地又风生水起，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那遥远的涛声……也许这就是建水历史文化第五次转折正在奏响的旋律吧。

是的，建水是一座建在水边的城市，一座水做的城市，它因水而建，因水而演绎千年的文化。直至今天，即使澎湃千万年的惠历海沉寂了，它的地下依旧凝固着水的喧响，只要你破土而入，水就会沿着井壁，循着沉重的木桶滚滚而来。即使地下的水都干涸了，这座城市的上空也曾涌动过无数动人的文化浪花。

如果你愿意，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循着水，进入建水历史的深处，窥视建水文化魂魄的精髓。

一、建水从一片湖泊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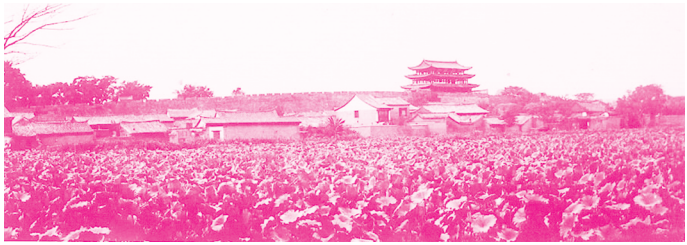
远古的惠历海作为物质之水，有澎湃的时光，也有潜隐的岁月，但它从未停止过对建水的滋养。

因为这种滋养，在明清时期，建水的天空便涌现出了文化的气象。同时，近千年来，中原文化也如一片澎湃的汪洋，不断浸润着这片边陲之地，与边地文化之水交融，形成独特的边地文化。

1. 水的家园

即便是在今天，地球仍有71%的面积被水覆盖，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地球其实也是“水球”。位于云南南部的滇南高原，在几百万年以前，也是湖泊密布，透明如镜，宛如地球的窗口。如今，在那些大小坝子里，依稀可见湖泊曾经的痕迹，或者一些远古湖泊的余波依旧在坝子的低处顽强地涌动。

建水古城自元代修筑土城开始，就一直铺展在建水



20世纪50年代的建水城墙及朝阳楼（王保明翻拍）

坝这块平整的坝子上。建水坝北连南庄坝，西连西庄坝，三大坝子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巨大的转弯，由西而东，又由南而北，像一个历史的背影，古城就在背影的中心。大理国末期以前，这三大坝子还是一片水的家园，波涛汹涌，蔚为壮观。建水先民或居于岸，或生息于高山之上。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移几百万年，这里的湖泊与石屏的异龙湖连为一片，层层波涛从石屏的肖家海一直涌向建水的包家山，几乎所有的波涛都涌到了今天的天柱塔下。那时，在涨水的季节，湖水就顺着塔旁一条高出如今建水坝近百米的古老河床，像梯田的水口一样，向东流去，奔向面甸坝。而向着更南，苟街坝的水在涨满的时节，就与建水坝的水连接在一起，又形成更宽阔的水域。

就这样，在漫长的岁月里，滇南的建水、石屏一带，一直是水的世界、水的家园。有人说，这片水域像婴儿的形状，汹涌的涛声像婴儿充满活力的啼哭。也有

人说，这片波光粼粼的水域，像一片辽阔的文字，滇南高原的阳光正不停地翻阅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建水历史的源头，是建水历史的封面，是水的家园，建水从这里走来。

在今天，人们的很多发现，依然可以证明这片水的家园的存在。

在已停运的个碧石铁路即将转出建水坝的九标车站附近，当年修筑路基的创面上，发现了几处面积不小的细碎的河蚌化石。这里的高度与天柱塔附近的古老河床相当，也许这曾是当年湖泊的边缘。

在建水坝以北 40 多公里的曲江坝，其情形与建水坝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许两大湖泊也曾连在一起。在漫长的岁月里，曲江也是一片高原湖泊。

建水坝南侧边缘，一些村庄至今仍沿用着与水密切相关的地名，如草海子新寨、西湖、水打营等。这与建水村落多以屯田的家族姓氏命名的现象有很大的不同，如马军、高营、马家营等。明清时期，建水坝子仍有西湖、草海和麦场海子等几个湖泊相通连。这些地名无疑都是对建水这片土地曾经是水乡泽国的生动诠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